

遺落夢境

第三名 資工四甲 林圻恩

0.

昨天晚上我做了個夢。

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著夢境的一切。

因為那是一個讓人身處其中，分不清是現實還是虛幻的夢。

同時也是一個，沒有他的夢。

1.

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正站在岸邊。

眼前是一望無盡且平靜的水面，雖說感覺很像湖，但又覺得這湖大得像海。因為往四周看去，左方和右方都是湖岸，沒有盡頭。

只有背後有一棟彷彿已被廢棄的建築，和建築後方高聳又連綿不盡的山。

回頭看了看那一望無際，清澈且湛藍的湖面，我決定先喝一口眼前的水然後再到那棟建築裡一探究竟。

我走到水和陸地的交界處，伸出手將無比清澈的水舀起，然後一飲而盡。

冰涼的水就這樣將我的嘴給填滿，除了感覺不到鹹味和苦味之外，水中還帶有淡淡的甜味，看來在眼前的還真的是一座很大很大的湖。

「該是時候進去看看了。」我喃喃自語，因為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自己為何會來到這裡，明明上一刻自己應該正躺在自己房裡的床上準備迎接夢鄉。

「這應該是夢吧。」或許是覺得疑惑，又或許是出於好奇心，我邊說邊走進後方那棟看似已廢棄的破舊灰暗建築裡。

走進建築裡，「啾」的一聲原本伸手不見五指的內部瞬間被燈給照亮，過了一陣子眼睛才適應亮光的我還以為是走進了另一棟建築裡。

因為比起那破舊不堪的外觀，金碧輝煌的內部陳設讓整棟建築看起來就像是剛落成般，寬廣的大廳與像是有精心設計過的長型櫃台似乎正對我說著不知多久以前這棟建築身為旅店的風華。

推開一旁毫無半點灰塵的玻璃門，走上樓梯，經過了設備豪華的健身房，冰箱裡滿滿東西的交誼廳，我走到金光閃閃的電梯門前。

按下按鈕，位於左側的電梯竟然就這麼開了門，我走進電梯，按下了最高樓層的按鈕，然後按下關門鈕。

電梯很快地將我帶到了這棟建築的最高樓層。

出了電梯，踏上鋪著暗紅色地毯的長廊，往走廊的盡頭走去。

在最末端等著我的是一扇看起來超級高級的門，門旁則是有著用燙金字體標示的「609」房號，而下面還有另一則寫著「總統套房」的標示，我拿出從一樓的櫃台「借來」的房卡感應門鎖，伴隨著「喀擦」一聲，門鎖上的指示燈便從紅燈變成了綠燈。開門走進房間，第一眼先被眼前寬廣的空間給震驚，而且一切都給人一種這間飯店依舊還在營業的樣子，臥室裡鋪的好好潔白的枕頭和被子，沙發旁半掩著陽台的落地窗簾，與整齊放在桌上的各種餅乾和水果，就好像自己才剛辦完入住手續住進這間服務生才剛整理完的總統套房似的。

但奇怪的是，自從睜開眼的那一剎那，直到現在我依舊沒遇到半個人。

穿過一旁的衣帽間，走進衛浴間，打開抽屜，裡面應有盡有，放滿了各種日用品，而一旁的淋浴間則是乾淨地像是才剛打掃完。

越看越疑惑的我走回臥室，在床旁邊的床頭櫃發現了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還寫

著我的名字。

拆開信封一看，開頭只寫了些簡單的問候語，而後面則是只寫著這棟建築將成為我接下來人生的唯一歸宿。

看完這封信之後我的頭更痛了。

首先，我的疑惑還是絲毫沒有解開，為何我會出現在這個地方這裡是什麼地方；這棟建築那華麗的內在與破爛外觀的反差；為何這裡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我一人，以及，為何我需要在這裡度過餘生。

「反正就先睡一下吧，既然是夢境，那麼一旦我在夢裡睡著的話，應該就能夠在現實世界中醒來了。」我在心裡想著。

我在 KING SIZE 的床上躺下，思考著曾看過的電影和自身現況的差別。

突然，我猛地抬起頭來看向正對著床的那個大電視。

走下床，最後我在窗旁的書桌上找到了遙控器。

我懷抱著希望按下按鈕，心想著能在電視裡找到任何有關這個世界的線索。

但電視顯示的卻是一整片代表著無信號的黑白雜訊。

我嘆著氣將電視關閉，將遙控器放回書桌。

然後回到床上，想辦法讓自己能進入夢鄉。

「希望再次睜開眼時能看到的是原本的世界。」我閉上眼。

2.

再次睜開眼時，映入眼簾的是被陽光照亮的飯店房間。坐起身，往落地窗望去，遠方的湖面依舊平靜無波。

「到底是為什麼我還會待在這個地方？」我依舊錯愕。

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怎麼會來到這個世界，也依舊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來。到這裡。

「難道我就只能待在這裡直到我找到答案嗎？」我自言自語。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看來我只能住下來把謎題解開了。

我拿起書桌上的筆記本和筆，寫下了我在這裡的第一篇日記。

接著我拿起另一本筆記本，帶著它和筆開始尋找線索。

首先我來到湖邊。

望著一望無際的湖面，我思索著「昨天」來到這個世界的細節和過程。

首先，我應該是在睡著之後才來到這個世界的，至少我是在醒來後才發現自己已經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除了昨天看到的那封信以外，我還沒看到其他任何能當作「有關這個世界的線索」的東西。

而這座湖和這棟疑似是飯店的建築物也是個謎。到底為什麼外觀和內裝會形成那麼

強烈的對比，而且重點是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想到這裡我不禁朝著空無一人的湖面嘆了口氣。

「神啊，你究竟想要告訴我什麼呢？」我自言自語。

第二天。

今天還是沒找到任何線索。雖然這邊的景色真的很美，但我還是想盡快回到原本的世界。

這個世界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湖面上偶爾會飛來幾隻鳥在我面前啾啾叫，而飯店裡的電視都是沒有訊號的，但我倒是在一樓櫃檯的抽屜裡發現了CD播放器和幾片CD，只好聽著歌，寫些什麼來打發時間。

我已經開始想家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回去。

然後，道明，我想你了。

你還記得，高一時我們一起唱的第一首歌嗎？

昨天我從播放器裡聽見了，那首〈雨天〉。

「你能體諒我有雨天偶爾膽怯你都了解

過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間 我突然發現

誰能體諒我的雨天 所以情願回你身邊

此刻腳步會慢一些 如此堅決 你卻越來越遠 "

孫燕姿 〈雨天〉

我們兩個人的距離，正好隨著這個世界的存在而變得越來越遠了呢。

3.

第五天，窗外正下著雨。

我坐在桌前，仔細端倪著手上之物。

那是昨天我在湖畔散步時在岸邊的瓶子裡撿到的。

那是一條手鍊，上面有著一隻小熊的手鍊。

看到的當下我就想起了在原本世界的那條手鍊。

那是他送我的生日禮物。

那是一條上面有隻小豬的手鍊。

還記得我看到的時還很生氣的問他為什麼上面是一隻豬。

「妳不是姓朱嗎？而且他就只有小豬的款式啊。這麼可愛妳還不要那就還我，我可

以送給其他姓朱的女生。」他鼓起臉頰說。

最後我還是收下了。畢竟這可是他精心為我挑選的禮物。

我將這條手鍊放在書房的書桌上最顯眼的位置，每當我看見它時，總會想起那日他那帶著一絲絲怒氣的可愛表情。

回到現在所處的世界，我將手鍊上的小熊轉了一圈，在小熊的背面，我發現了一行刻在上面的字。“D.Y.”

雖然可以猜出應該是指人名，但我還是不知道手鍊的主人是誰以及這條手鍊會出現
在岸邊的瓶子裡。

我將發現這條手鍊的過程和時間仔細地寫在了名為「線索」的筆記本裡，然後在隔壁的空白頁為它畫了一張完整的素描。

「明天如果沒下雨再去岸邊看看有沒有瓶子吧。」我喃喃自語。

今天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五天。

昨天早上我在岸邊撿到了一個怪怪的瓶子，瓶子裡是一條手鍊。

那條手鍊像極了我的那條，但我想只要是手鍊應該都長得差不多，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誰的手鍊搭著瓶子來到了這裡。

而今天
是雨天。

今天一整天我都待在頂樓的總統套房，餓了就到樓下找東西吃，其他時間幾乎都在房間裡聽著音樂和窗外的雨聲寫著故事。

那是一個一對戀人在人生中歷經不斷的分合，最後終於了解到對方對自己的愛的故事。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在寫故事時我聽到的王菲的歌，剛好確切地訴說出故事裡兩人別離時女主角的心境。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隨形

無聲又無息 出沒在心底 轉眼吞沒我在寂寞裡

我無力抗拒 特別是夜裡 想你到無法呼吸

很不得立即朝你狂奔去 大聲的告訴你……”

王菲〈我願意〉

聽到這裡時我想到了你，我已經好久好久沒看見你站在我面前。

如果我對著窗外唱出這首歌，是不是就能夠離開這個世界，這場夢境。

然後，去到你身邊呢……

今天，我依舊想你。

4.

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封信，就在這個世界下起了大雪之後。

信上仍舊沒有署名，但這次的信上似乎有一個很淺很淺的郵戳痕跡。

我從櫃檯拿來白紙和筆，將郵戳的圖案想辦法拓印下來之後打開信封。

相比於第一封信的一大串問候語和解說，這次的信上只寫著一句話。

你，還記得嗎？

我看著這意義不明的字句思考了很久，一邊想著是不是剩下的字句是用果汁寫的，或是寄出這封信的人寄錯張信紙，把原本該給我的信紙弄丟了。

「不對，還是信封裡還有別的東西嗎？」腦袋裡突然有個想法一閃而過。

我拿起信封搖了搖，果然發出了有東西在裡面晃動的聲音。

我再度將信封袋打開，然後將它舉到眼前，往裡面仔細地看了看。

我瞄到在信封袋的對折處有個不像是信封袋紙的小角。

「果然有東西啊，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喃喃自語。

我用指尖抓住那個小角，然後將它從信封袋中拉出。

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張對摺著，泛黃的紙條。

無論何時，我都會牢牢記著，我喜歡你。D.Y

紙條上這麼寫著，而最後面的署名，則跟大約兩週前岸邊撿到的瓶子中的手鍊上的其中一個名字一模一樣，看起來像是某個男生的名字。

腦中的第一個念頭依然是他，但我發現我卻已記不清他的長相。

明明還記得他叫什麼名字，明明還記得自己和他發生的點點滴滴，卻忘記了，他那令我深深癡迷的面容。

看來我真的要趕緊找出真相，離開這個世界。

不然我喜歡的人，在我的心裡將會不復存在。

今天，是我在這裡的第17天。

前幾天這裡突然下起雪來，於是我從二樓的乾洗室裡偷來了一件大衣穿在身上，這樣才可以抵擋快將我凍僵的氣溫。

外面那平靜的湖面也結了厚厚一層冰，於是今天早晨我便順道體驗了一下走在冰上的感覺，幸好沒有踩到薄冰或是踩到空洞掉進湖裡。

最近我又從櫃檯的櫃子裡挖出了更多唱片，其中竟然也藏了些英文唱片，於是單調的生活中似乎又漸漸出現了一絲絲色彩。

你一定還記得上學期的音樂課吧：

還記得，那是上學期的音樂課。

那時候，同樣也是一首英文歌。

但那是他自己寫的一首情歌，一首不知要送給哪位女孩的歌。

雖說最後在台上合唱著的是我和他，但曲中的女主角卻不是我。

"You will always be my only love." 唱片上貼著一張紙條。

他也曾深情地唱著他曲中同樣的句子。

但從他那深邃且投入的眼神中，我看見的是朝向我身後的目光。

不是我，而是另一個「她」。

多希望我就是你眼中的那個她。

你知道嗎？我已經快記不清你的樣貌了。

但我一直一直記得的是，道明，我愛的是你。

如果我只能一直待在這裡，那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另一個世界的你。

5.

今天應該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第32天。

總感覺自己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很久，現在我已經對這個世界的生活方式瞭若指掌，餓了就到樓下去拿東西吃，無聊就聽音樂寫著自己的原創故事。

雖說是原創故事，但越寫故事裡卻越多和他之間的故事。

而我也逐漸忘記了那些美好的曾經。

那些美好的瞬間，那些他開心的笑臉，那些曾許下諾言要永遠記住的往事。

我只能在我尚未遺忘前將它們記錄下來。

說回來還是因為住了這麼久，我卻對這個世界一點頭緒都沒有的關係。

雖說會不定時的出現新的有關這個世界的線索，但我卻無法對這些線索一一加以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拼圖。

而且許多的線索，似乎都是想讓我想起某個人。

那個人應該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就像是在原本世界的道明那樣。

但我卻從未見過那個人。

我不知道他的面貌，他的聲音，他的名字，以及我和他之間的任何過往。

但這個世界卻像抓了狂似的要我想起他。

或許他就是這個世界為何會存在的解答，但又有誰會知道呢？

一切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半點解答。
不知道還要待在這裡多久，但我仍舊想他。

今天是第32天，外面已經積了厚厚一層的雪。

我待在這個世界的時間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但我依舊還是沒有甚麼可以解開這個世界謎團的線索，我在線索的筆記本上寫了又寫，畫了又畫，但仍然不知道那個英文縮寫是甚麼人，又和我到這個世界有甚麼關聯。

我現在正在努力地把我和你故事寫下來，因為我已記不得你的清楚樣貌，明明在原本的世界曾決定過要永遠記住的回憶我也漸漸遺忘。

但我還記得冷到下起冰霰的那個冬日。

還記得走在路上的你，和另一個她。

還記得你親自幫她為上的那條圍巾的顏色。

也還記得，看到的那個瞬間我那比空氣還冰冷的內心。

多希望，那個她，能夠是我。

自從來到這裡之後，已經過了一個半月。

今天第46天，但是線索仍然是缺了許多片的拼圖。

不過這幾天天氣倒是相當不錯，只要無聊的時候我就會去湖岸慢跑，一方面也是想看看會不會有裝著線索的瓶子再次出現，一方面是想好好的放鬆和平復心情。

打發時間寫的原創故事也在上週完結了，男女主角雖然互相喜歡，但她們最後還是沒有在一起，讓整個故事成為了一個雙向單戀的淒涼故事，幾天前明明想寫的是雙方在最終決定在一起，給對方永遠的幸福。但如今故事中的兩人就像是路上的行人，在擦肩而過後漸行漸遠。故事似乎是被我現在的心情給影響了吧，因為我現在真的好想知道回到原本的世界，可是能回去的那一天似乎永遠不會到來，因為似乎不會有用線索解出這世界正解的那天出現。

而他，我已經完完全全忘記了他的名字。

今天，第46天。

記憶中的另一個片段瞬間在腦中被喚醒。

那是去年我和你坐在學校的平台，一起唱著歌的片段。

依稀記得那個三月中難得的晴天下午，大家瘋狂準備著班上表演活動的那個午後，我和你一起在圖書館外面的平台席地而坐，肩靠著肩地唱著歌，讓自己只沉浸在遠處的黃昏和你的歌聲裡。

我永遠記得你彈吉他的身影與那不管聽幾次都會深深沉醉其中的歌聲，雖然姓名早已忘記，但你依舊存在我的腦海裡，我的心裡。
操場，學生，藍天與白雲。

五月天，吉他，我與你。

雖然記憶會隨著時間而被漸漸沖散，但它卻永遠也沖不散我對你的感情。

6.

今天，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應該是第：70天？

總而言之就是我在這個世界待了超過兩個月。

原本的世界對如今的我而言已經像是隔了整個星系般的遙遠。那些曾經熟悉的地點與場景，認識很久的朋友與家人，都已成為即將逝去的追憶。

隨著日子不斷過去，湖面的景色便隨著季節滿滿變換，還記得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是暮夏，如今已接近凜冬，原本平靜的湖面現在結上了一層淨透的冰。而我依舊在這裡聽著音樂，寫著故事然後拼湊著沒有答案的線索。

雖然還是很想回去，但差不多是時候開始讓自己熟悉這裡的生活了。

對我來說，原本的世界，最想永遠記住的記憶是什麼呢？

是獨自一人亦或著是跟朋友家人一起的記憶嗎？

還是，只想緊緊抓住，有關你的所有？

好想找這樣不管一切地，朝你的懷裡衝去。

但我連這樣做的機會都沒有。

夢裡我總是會一再地想起那些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

是你教會我歌唱，教會我如何彈吉他，也教會了我如何去愛上一個人。

但幸福卻不能永久。

就像是曾經輝煌現在卻人去樓空的這個世界，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離彼

此而去，曾經一起留下許多回憶的場景，最後留下的也只會有空蕩蕩的

廣場，

以及留在我和你心中，隨時間消逝的那些「曾經」。

我好想你。

今天，到底是來到這個世界的第幾天呢？

我已經不想記了，總之就是很多天。

而線索一樣少的可憐，但好在我找到了一個隨身聽和他的充電器，所以

我可以戴著耳機在外面漫步欣賞風景，讓在這裡的日子不會太無趣。

但最近的我常常在想，這棟建築是不是真的是一棟飯店或旅館？

又或者，只是那個人為了他心愛的人而蓋的城堡，只不過乘載著那個人無盡的回憶和思念而已呢？

今天，早已不知道是來到這裡的第幾天。

一開始的日子，對我來說就如同身在只有我一個人的天堂。

這棟建築裡什麼東西都不缺，甚至莫名其妙的會在隔天再次出現，對我來說，住在這似乎沒有半點缺點，認真說起來的話，可能只差沒有網路而已。

隨著時間過去，我似乎忘記了當初留下來的初衷，也忘記了所有，每天就在這棟奇怪無比的大樓裡度過，決定住下來的第一天寫下的疑點清單，至今已經不知被我丟到何處，而當初有著許多疑惑的心，如今似乎已被另一顆心給取代。

就這樣日復一日，不知時間過了多久，直到某一天，在湖邊閒晃的我看到了一個東西，走近一看，是在電影裡才會看到的瓶中信。

我將它拿起，然後就這樣坐在湖邊，小心翼翼地將軟木塞拿起。

結果出乎我意料的是，裡面並不是信。

是張只寫了兩個字的紙。

紙上寫著，孤寂。

那天晚上，下起了夢中的第一場雨。

就在洗完澡後，走回臥房的我發現床邊的床頭櫃，莫名其妙多了一封信。看了看窗外的滂沱大雨，我緩緩拿起那封信。

就跟來到此地的第一天一樣，我坐在柔軟的床上拆著信，而奇特的是，這封信上沒有收件人的名字。

拆開信封，一張紙和一張泛黃的老照片就這樣掉落在床上，而照片後面似乎還被某種東西用髒了，有著一點一點的污漬。

我拿起照片，雖然照片早已泛黃，但仍清楚可見。

照片裡，是一個男孩站在一棟被湖和山脈包圍的建築前。

而照片裡的那棟建築，正是我現在所在的這棟建築。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我住在這裡的原因與目的。

我會住下來就是要找出這棟建築的故事，以及我會來到這裡的原因。

仔細一看，當時還沒變得如此破舊的外牆上，竟有著這棟建築的名字。純白的外牆上鑲著一個金色的字——心。

可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會在這裡，也不知道那個男孩是誰。

但我總覺得那個男孩的臉有點熟悉。

我將照片翻到背面。

除了汗漬以外，上面一點字的痕跡都沒有，無論我怎麼使勁看，就是無法看出東西來。

於是口渴的我決定暫時先放棄，放下手上的照片跟信紙走到廚房去拿飲料來喝。

將空玻璃杯放在新穎又具有強烈設計風格的中島上，我從冰箱拿出冰塊放進杯子後再倒入果汁，這就是「盛夏」……我在這裡最愛喝的飲料。

喝了一口後，我決定拿回房間慢慢喝。

回到房間，我坐在床上，邊看著窗上慢慢滑落的雨滴邊哼著剛剛腦海中迴響著的歌。這些歌詞，我來說是很遙遠的，來自原本世界的記憶。

“竹籬上停留著蜻蜓

玻璃瓶裡插滿小小森林

青春嫩綠的很鮮明……”

魏如昀 〈聽見下雨的聲音〉

哼著哼著，口渴的我拿起了杯子想要再喝一口果汁。

而輕輕的一個搖晃，就這樣讓我想起了最不想想起的事。

果汁不小心被搖晃而滴落在那張泛黃的照片上，原本後面是汗漬的地方就這樣出現

了一行字，似乎有著相片男主角的名字。

道明 08.07.2019

就在這個瞬間，我的心就像是瞬間被挖走了大半般，痛了起來。

我終於想起了，那個我默默喜歡著的人。

我終於明白，為何瓶中信上寫著的是孤寂。

終於明瞭，為什麼這棟建築叫做心。

而像是要回應我這後知後覺的頓悟似的，原本這棟建築裡碧麗堂皇的裝潢在瞬間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似乎才是這棟建築的原來模樣……跟外觀一樣的破舊裝潢。

就像是某位神祇透過這棟建築告訴我，這才是我真實的內心似的。

明明樸素，被摧殘的破舊，滿是瘡疤，卻還要裝作富麗堂皇。

明明就有喜歡的人，卻還要裝作事不關己，露出虛偽卻騙自己說是發自真心的笑容。而更重要的是，無論我再怎麼想念他，似乎還是回不到原本的世界。

得知這點的我，就這樣在那個有著暴風雨的晚上伴著雨滴和淚滴入睡。

在這天晚上之後，我完全不知過了多久。

唯一能知道的是，我的靈魂早已變得空虛。

就這樣想著他，每天在破舊不堪，但有陽光照射的房間醒來，然後一個人走上頂樓，

踩著龜裂的水泥地眺望著湖面，偶爾伸出手，朝著湖面呼喚著那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唱著那首歌詞和心境同樣悲傷的歌。

“一包火柴燃燒我的心

寒冷夜裡擋不住前行

風刺我的臉 雪割我的口

拖著腳步還能走多久

有誰來買我的火柴

有誰將一根根希望全部點燃

有誰來買我的孤單

有誰來實現我想他的呼喚”

熊天平 〈火柴天堂〉

終於有一天，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不想再過著痛苦不堪的日子，不想要永遠只能在心裡想著他，叫著他的名字。

於是在黃昏時分來到了頂樓。

看著夕陽和美麗的湖景，我站上有點歪斜的破舊圍牆，心裡想著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一定要再見到他。

然後，就讓自己往湖的方向筆直落下。

再度睜開眼睛時，我發現自己回到了現實世界，正躺在自己家的房間裡。眼前是熟悉的書桌和各種雜物，還有雖然樸素，但卻讓人覺得溫馨的布置。

夢醒了，但眼淚仍然不聽使喚地流下。

我就這麼哭到手機的鬧鐘響起。

仔細擦去淚痕，簡單的梳洗過後我一如往常地搭車，在火車站下車。

從樓梯走下時不知怎麼地我抬頭朝著天空看了一眼。

天空是如此的藍。就如同，那個彷彿做了一年的夢。

在那個夢裡，除了想起他的那一天之外，夢境裡的世界從未變過。

天空一樣湛藍，湖水一樣清澈。我的心也一直思念著他。

就在要走進校門口時我遇到了道明。

他看到了我，然後對著我笑著說早安。

他的笑容依舊那麼地迷人，但總覺得上一次看到這個笑容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好像，過了一個完整的夏天。

夢裡，我過了一整個夏天，累積了整整一季對他的思念。

他轉過頭去，我卻朝著他伸出手。

自顧自地說著自己好好想好他。

或許，這一切都只是我的錯覺而已。

會不會，實際上我是夢裡的那個我，而這裡的一切，都只是我的錯覺？

接著，一整個早上我卻都是在發呆中度過。

空白的筆記本上，自動筆筆尖不斷地在上面劃出一條又一條弧線。

而不知哪來的蟬聲就這樣出現在即將結束的夏季，總打斷我的思緒，然後帶到更遠處的那片蔚藍天空。

就這樣一直到早上的最後一節課，我連下課鐘聲響起都沒發覺，自動筆的筆尖也在筆記本上持續跳著屬於自己的華爾茲。

「誼築，妳今天到底都在幹嘛？還在發呆喔？」耳邊突然響起那個人的聲音。

自動筆「咻」的一聲橫躺在筆記本上。

「咦！？」沒發覺他早已走近的我瞬間臉紅地慌張了起來。

「沒……沒有吧……」我暗自祈禱道明不會發覺我那慌亂的呼吸和心跳聲。「很正常啊。這只是你的錯覺。」

「才怪。妳平常一整個早上筆記本上面早就寫滿了筆記了吧？我現在只看到上面一堆自動筆轉轉轉留下的痕跡。」他說。

「是：是這樣嗎？」我連忙想將筆記本闔上，但看來是來不及了。

「誼築，妳今天怪怪的喔。」道明說。「妳等我一下。」他說完後就逕自走出教室，留下臉紅的我。

因為昨晚的夢境跟對他的思念我完全說不出口，所以只能乖乖地坐在座位上拿出手機，然後戴上耳機，希望能讓自己恢復到平常的狀態。

但不管怎麼選，從耳機流淌而出的都是情歌。無論怎麼想抽離卻總是會想起他。

我只好放棄，把耳機收起，然後拿出筆記本在剛剛被自動筆劃弧線的那一頁，寫下昨天的夢境。寫著寫著，不知何時我的桌上多了一份厚片吐司和一瓶咖啡，接著道明就一屁股坐在我前面的座位，轉過頭來對我笑著。

「來聊天吧！」他笑著對我說，讓我想起了高一時的那個他。

那個總是喜歡跑來找我一起聊天，一起玩的他。

「怎麼會突然想要找我聊天？」我問。

「因為妳看起來很怪，好像有心事。今天的誼築看起來不像誼築。」他說。

「說說看啊。」

「昨天，我做了一個夢。」我緩緩開口。

「我夢見自己一個人，就一個人孤單的在一棟建築裡生活著。」我說，然後咬了一口吐司。「那個夢很真實，真實到以為不是夢境，是現實。」

「但妳現在就在我面前啊。」道明說，聽到這句話的我突然一愣，抬起頭來看著他。「不用想太多，活在當下啊。這句話當初是妳講的喔。」道明依舊笑著對我說，然後摸了摸我的頭。

我想起來了，那是高一的一個中午。雖然忘記原因是什麼了，但他也是好幾節課都沒有精神。於是我中午就放了一瓶麥香在他的桌上，然後跟他說了這句話。

原來，他還記得。

原本平靜的心靈被激起漣漪的我，最後笑中帶淚地把午餐給吃完。

“我像是一顆棋進退任由你決定

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將領

卻是不起眼的小兵

我像是一顆棋子來去全不由自己

起手無回你卻不會猶豫

我卻受控在你手裡……”